

【若以知知寂。此非無緣知。】

在前面有四句偈，說明惺惺寂寂，今天的經文緊接著前面的四句。『寂』就是前面惺惺寂寂的那個寂，『知』就是前面講的惺。

「以知知寂者，即以惺惺而照寂寂也。雖然若以能惺之知，而照所寂之境，則能所宛然，待對角立，如此之知，非無緣知矣。」這些話都是叫我們揀別真知與妄知，真與妄是很不容易把它辨別出來的。雖然不容易辨，理要是懂得，不是不能辨，不是做不到，就是要把緣慮心息掉才行。我們無始劫以來，將緣慮心用成一個習慣，怎麼捨也捨不掉。你要想捨它，這個捨的心還是緣慮心，緣慮心捨緣慮心，怎麼會捨得掉？惺惺寂寂是，惺惺是照，照而常寂，寂而常照。我自己曉得我現在很清淨，這就壞了，這就不清淨，為什麼？依然用的緣慮心，你這個知還是緣知，不是『無緣知』；換句話說，不是無知知，你是有知知。有知是阿賴耶識用事，無知知才是真如本性用事。這裡面真正是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，一個是無上一乘佛法，一個是落在九法界裡面當凡夫，就是這麼一點點差別。

這樣說起來，我們學佛研教要怎麼研法、怎麼學法？給諸位說，聽了之後就是聽了，能不能去研究研究它、去討論討論它？諸位想想，你要研究、你要討論，先要問一問，你用什麼心？你如果用的真心，這裡面研究、討論是正如同禪家的機鋒一樣，那真是說而無說、無說而說，是叫人開悟的，啟發人深證；如果用意識心來討論，那與教、與理根本都不相應。應當怎麼辦？給諸位說，背誦經文，背誦經文與理體相應，你裡頭不生妄念。背誦到相當一個程度，能背之我、所背之經文也要離開。什麼經我能背，那就完了，你

還是緣慮心。幾時到能所雙忘，寂照雙融，這時候無緣的智才現前。無緣智也就是禪家所常說的無分別智，這是真智慧，完全是清淨心裡面起的惺惺覺照的作用。

我們如果這個理要是懂得幾分，現前在生活裡面就要訓練，訓練什麼？訓練不起分別、不執著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眼見色、耳聞聲，看得清楚、聽得清楚，不動心。不動什麼心？不動妄念、不動妄想心、不動分別心、不動執著心，這樣子鍛鍊就與心性理體相應；換句話說，與這個地方所謂寂寂惺惺是相應，與這個接近。這是要長時間去歷鍊。幾時到境界都無心了，在境界裡面不生心，什麼心都沒有，心清淨，這時候就進入這個境界。這個境界也就是《華嚴》裡面所講的一真法界，《楞嚴》裡面所講的清淨心、常住真心、清淨本然，這是不可不知。一有能、一有所，有能知，能知就是惺惺；有所知，所知就是寂寂，有能有所，此地講的是能所宛然，能所對立了。待對角立，待就是相待的、相對的，它兩個相對，角立，好像牛長兩隻角，兩個對立的。這個與道就相違背。大師怕我們聽了這些話還不容易體會，底下再舉比喻說：

【如手執如意。非無如意手。】

小註說，「如意喻寂」，「手」比喻照，就是知、惺惺，『如意』比喻寂寂，『手』比喻惺惺。「以知知寂者」，如同手拿如意，有能拿的手、有所拿的如意。這個意思就是，「言其未能忘能知之知故也」，還是能所對立。

【若以自知知。亦非無緣知。】

『自知知』是講另一邊，「以自知知者，已勝於以知知寂」，一個是以知知境，知道境界，這個是以自己知道知，就是《楞嚴》裡面講的「知見立知」，這是自知。「然雖是一體，而猶未忘能所」，能知所知是一體，可是你還沒有忘能所，一體裡面自己又分個

能知、又分個所知，「故非無緣之知」，這個依然不是無緣知，不是與性體相應的清淨智慧。

【如手自作拳。非是不拳手。】

以手作拳比喻前面講的自知知。前面以手拿如意，手是能拿，自己，如意是外面境界，這個能所的相粗。以手握個拳，能握的是手，所握的是拳，能所是一體。一體裡面建立能所，還是錯的，還不是無緣知。「手喻能知，拳喻所知，雖離如意，而歸於本拳，拳雖是手，猶有作意而捏之也，且又終存能所兩相，喻以自知知其所知，終不能忘於緣也。」換句話說，依然是緣慮心用事，而不是無分別智。無分別智，經裡面常用明鏡來做比喻，像大圓鏡，一切萬象照在裡面清清楚楚，一點都不亂，是這種智，鏡照外面萬物絕沒有分別。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，唯識學家講第一念，就是第一個見，是真見，為什麼？裡面沒有起分別心，第二念就是妄念；換句話說，第一念是無分別智用事，第二念緣慮心就起來，它是取而代之，壞事了。

無分別心是照，前面講的惺惺，是照的作用，也叫做了別，不叫分別。了就是一切明瞭，裡面沒有動分別心，這才叫做無緣知，無緣知就是無分別智。這是揀別怎樣才與真智慧相應，這要細細的辨別。萬不要自以為我寂寂惺惺，那就壞了，這就是經上所謂增上慢，自己沒有證得，自以為證得，這個過失很大。自以為證得，他就不再往前進；沒有證得的時候，還想找找為什麼沒證得，毛病在哪裡，自己以為證得，像這些求精進之心就沒有了。這是揀別錯誤，以知知寂是錯誤的，以自知知也是錯誤，只要有能有所就是錯誤。怎樣才不錯？下面就說：

【亦不知知寂。亦不自知知。不可為無知。自性了然故。不同於木石。】

這幾句話好懂，第一個裡面沒有「我有知，知道現在心很清淨、很寂靜」，沒有這個感觸，也沒有感觸說我自己知道自己了，也沒有。這種心是不是『無知』？不是的，也不是無知，是了別，『自性了然故』，所以『不同於木石』，木石是無知。換句話說，這種情形之下就是非有知、非無知，不能說有知，也不能說無知。說有知，同於凡夫；說無知，同於木石，既不同於凡夫，也不是木石。說得明白一點，就是一切了然，了然當中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沒有妄念、沒妄想，這就對了。在境界裡面生心動念就是緣慮，就是妄想心。見到佛，這個佛的像很不錯！就完了。當你一眼見到佛的時候是了別，無分別智；第二念，這個佛像很不錯，那壞了，落在意識裡面去了，就是分別、執著，妄想心起來了，寂與照都失掉。寂是清淨心，心不清淨，般若觀照的作用也失掉，與道就相違背。

我再舉一個例子給諸位說明修道，你看過去禪家無論是用觀心或者是用參話頭，他二六時中功夫不間斷。話頭沒有意思，如果你要講這話頭是什麼意思，那就壞了，你用的是緣慮心，你用的是分別執著。譬如叫你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，你就想父母沒有生前我到底是個什麼樣子，那就壞了，你這裡頭有能有所。參話頭的意思就是叫你把意志集中在這一念上，這一念沒有意思，不用分別、不用執著，也不要去想。為什麼叫你念頭集中在一個？集中在一個，就是集中在一念，斷一切妄念，叫你想一個事情。想這一個事情還是個妄想，是用一個妄想來止一切的妄想。所謂功夫成熟之後，心漸漸的靜下來、定下來，定下，這個妄想打脫了，這就大悟。這個妄想存在，你悟不了。開悟是什麼？開悟是那個時節，就是這一念的妄想斷掉，恍然大悟。禪家的辦法。

淨土宗的辦法，你看看過去歷代祖師，多少人一天十萬聲佛號

。原理是一樣，一天十萬聲佛號他就沒妄念了，什麼妄想他也不生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他心裡是阿彌陀佛。所以他在境界裡，他也不分別，他也不執著，他也不動妄念，他一動妄念，阿彌陀佛就失掉了。這個叫真正做功夫。研究教的人，一天讀十萬偈。你們看看這些祖師大德，他為什麼一天要讀那麼多書？十萬偈是什麼？給諸位說，那真正是根利的，一部《華嚴經》。一天念一部《華嚴經》，你還打什麼妄想？不能打妄想，打妄想《華嚴經》念不完。這都叫用功的方法，都叫你把一切妄念分別執著去掉。《華嚴經》就這麼念下來，什麼意思也不要管它，只要念的不錯，幹什麼？求定。念的時候字字分明，惺惺；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沒有妄念，寂寂，惺惺寂寂是，就是這麼個道理。這是從前那些有成就的人做出榜樣給我們看。

我們今天只曉得偷懶、敷衍塞責，還在那裡投機取巧，我成就了，哪有這個道理！世法裡面都不能投機取巧，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你怎麼能投機取巧？要能投機取巧，世間因果律不就推翻？世法裡都不能投機取巧，何況明心見性的大法！所以你要成就，沒有別的，老實！這是舉出宗門、教下、淨土前賢，人家是怎麼修法，所以他在一生當中才有大成就。除了這個辦法之外，諸位要記住，決定不能成就。為什麼說決定不能成就？因為你修法裡頭有能有所，你不能成就，有能修的我、有所修的法，就不行，決定不能見性。因為它與性體完全相違背，性體是清淨的，沒有能所，有能有所與性體相違背，有能有所是識邊的事情，不是性那一邊的事情，這不可不知。小註我就不要念了，諸位自己去看，這一段實在就是《楞嚴經》捨識用根的理論、捨識用根的方法。剛才給諸位舉的例子，或是念佛、或是讀經、或者是參話頭，方法都是捨識用根。過去講《楞嚴》，多少人來問，怎麼捨識用根？怎麼用法？古人的榜樣在

。下面有個比喻，這是比喻這段的。

【手不執如意。亦不自作拳。】

這就是離知，離能知。

【不可為無手。以手安然故。】

不能說沒有手，手在，我不拿如意，也不握拳，我手明明還在。

【不同於兔角。】

兔角是沒有。這就是把手比作實性，比作真如本性，一切法的理體，理體確實在。可見能知之知，能知境界之知、能知自己之知，都是虛妄的，它可以離開。可以離開的，當然就不是真實的；不能離開就是真實的，了別不能離開，一切時、一切處無不明瞭。《楞嚴》裡面十番顯見就是說這個道理，你要把十番顯見參透，那個道理真正懂得，十番顯見也就是此地講的不二法門。到最後說到，真性是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」，那是顯見顯到極處，是真正入不二法門了，能所雙忘。這是八萬四千法門，無論哪個法門，你要想圓修，給諸位說，圓修也不一定選擇某個法門是圓修、哪個法門不是圓修，那就錯誤了。八萬四千法門隨便哪個法門，只要你稱理，你依照這個理去起修都叫圓修。如果要不叫圓修的話，你看看《楞嚴》裡面，「二十五圓通章」裡頭，二十五類就是把八萬四千法門歸納成二十五大類，門門都是楞嚴大定，門門都是圓修圓證，哪有一條例外的？它為什麼門門都是？因為門門都是以十番顯見做基礎，也就是此地所講的，以理事不二做基礎。這就是隨便修一法都是「稱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」，這是我們關鍵的所在。

在此地給諸位說得相當的清楚，於理於事，諸位要是得到了，問題就在今後你怎麼用功。我們凡夫習氣重，單一個法門搞久了，討厭。念佛，一天叫你念佛，念一念，妄念起來了，佛就沒有了，

不曉得跑哪去了，幾時沒有了也不知道。這通常講叫失念，不見了。你可以換換口味，換口味原則原理不能換。譬如我們目前跟煮雲法師研究，靜定法師也有這個意思，想建立一個道場，每天四個鐘點講經，四個鐘點念佛，講經跟念佛就是換口味。一味的念佛，枯燥無味，沒意思，久了就懈怠；一味的講經，精神很緊張，消化不了。這有解有行，對初機的，就是理還沒有貫通，用這個方法，這個方法就是叫你不生妄念。

諸位縱然有這樣的道場，你自己還要加功，你要不加行，就憑一天這八個小時，不行，不能成就，為什麼？八個小時在道上，還有十六個小時不在道上，那怎麼能成功？與道依舊不相應。這八個鐘點是共修，你在道上，那十六個小時是你自己自修，你要加行，也要保持著不失掉；換句話說，我不是念佛就是讀經。不念佛、不讀經就打妄想。你要是不念佛、不念經，也不打妄想，給諸位說，你是無記。為什麼？你心裡面是一團漆黑，你沒有放光明，你是屬無記性，落在無記裡頭。無記還是蓋覆著無明，依然是障礙。不要以為「我現在得定了」，糟糕了，把無記當作定那就壞了。無記與定不一樣，定裡頭，記住，寂寂惺惺那就是定，裡面是有定有慧、有止有觀、有寂有照，這才是定，了了分明而不動心。

不但自己自修是如此，做一切事情、利益一切眾生，於你自己的功夫不妨礙，沒有妨礙的。從前住在叢林裡面，叢林多半是在大山上，你看出家人天天運水擔柴替常住服務，他有沒有離開道？沒有，挑水的時候，心裡面阿彌陀佛沒斷；砍柴的時候，照顧話頭，也沒有斷；或者你是個研究教的，你背誦經典，你內裡面的功夫不斷，外面又替常住做事。替常住做事是修福，自己用功是修定、修慧。定慧要緊，福報也要緊，沒有福報不能度眾生，有福報沒有定慧也不能度眾生。這個話怎麼說？有定有慧，你沒有福報，連個道

場都沒有，你要想講經說法，沒地方，沒有福報。你與眾生沒有緣，你講得再好，你是真正有道，你講得再好，眾生與你沒有緣，不來聽你的，沒有緣。緣也是福，所以一定要與眾生結緣，與道場結緣，這個叫培福，福慧雙修。

如果說有福，單單修福而不修定慧，福是痴福，來生福報很大，一個人做好多間大廟的住持，又沒有慧、又沒有定，在那裡享福，也不能度眾生。自己都不曉得怎麼修法，怎麼能教別人修？自己對教理不懂，怎麼能講給別人聽？這樣一來福報享完了，享完要墮落。怎麼說享完要墮落？寺院裡面的福報是十方供養的，古德說，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還」，十方供養那麼好消化？不好消化，消不了將來都得要還債。接受人家一塊錢的供養，將來還得還人家一塊錢。所以我們在開經的時候給諸位說過，盡可能的少接受別人的供養，為什麼？少背債，少負債。因此，萬萬不可以攀緣。人家找到你，供養你，跟你結緣，不能不接受。除了衣食所需之外，有多餘的跟別人結緣，不要存銀行。跟別人結緣，緣愈結愈廣，輾轉增上，將來你自己的定慧福德才殊勝。你看看歷代哪個祖師大德不是定慧福德殊勝，他才能夠普度眾生，少一個都不行。

文雖然不多，實在講已經把真與妄、是與非給我們說得很清楚。所以我要你們同修，《禪宗集》要背，《證道歌》也要背。這一本除了註子，文不多。你看看台灣印經處印的《永嘉禪宗集》，後面附有《證道歌》，那麼薄薄的一本，一點點厚。它那個是白文，沒有註解，可見得文並不多。諸位用點功夫把它背熟，常常背，背熟之後也要常常背，一天到晚心裡面都不要把它斷掉，這就起觀照的功夫。換句話就是，不背經就念佛，這樣才能夠控制住自己不生妄念，把我們的妄心漸漸制伏。妄心就是煩惱，先把它制伏，就是



用這個方法來制伏。這個方法得力，妄念不生了，先伏後斷，功夫再深，再以甚深般若觀照的功夫深進去，煩惱才可以斷得了。煩惱斷了，四智才現前。在沒有斷的時候，在伏的時候，真智慧雖然沒有現前，但是也能透出一點。換句話說，煩惱的力量薄弱一分，智慧力量就增長一分；煩惱要增長一分，智慧就失掉一分，要喪失一分，互為消長的。再看下面經文：

【復次修心漸次者。夫以知知物。物在知亦在。】

看小註，「此文所示，與前所辨似同實異，同者，亦約兩重能所而辨也」，方法上是相同。「異者，前初重約寂以辨所知，今初重約物以辨所知，善須分別」，實在前後文並不同，乍看起來好像是同，實在是不同。這是在境界上說，前面都從理體上說，理體上的體用說，這是外境上說。『物在知亦在』，這個「知」是什麼知？就是識，「物」是根塵，根塵在，識就在；根塵不在，識就不在。這個知是個生滅的知，不是真知，真知是不生不滅，有生有滅絕不是真智慧。諸位要是能夠牢牢記住這個綱領，常常拿這個來觀照，也很得受用。心一起，看它會不會滅，它會滅，假的，立刻就捨棄它，不要再執著，不要再分別。禪宗最初觀心的辦法就是用這個，就是這麼個理論。

【若以知知知。知知則離物。物離猶知在。】

這個功夫再進一層，把初重脫掉、境界脫掉了，所知那一邊脫掉了。所知那邊脫掉，能知還在。只要能知在，給諸位說，所知那邊沒有真正脫掉。真正脫掉是什麼？能知一定也沒有了，為什麼？它是相對法，沒有那一邊哪有這一邊？可見得不是真正離開。真正是脫根、脫塵，決定是能所雙忘，決定是理事不二、萬法圓融，一定入這個境界。不能入這個境界，換句話說，就是一切法裡頭不能圓融，能所一定沒脫。不要自以為已經脫了，實際上沒脫，脫了之

後是圓融的境界。這是要記住的。

【起知知於知。後知若生時。前知早已滅。】

這個『知』就是念頭，當你念頭起來的時候，你曉得有念頭，知道有念頭。後面一個念頭生，前面一個念頭滅了，你看看，是不是生滅法？

【二知既不並。但得前知滅。滅處為知境。能所俱非真。】

有能、有所，既有能所，統是虛妄的，絕非真實。諸位要曉得，『二知既不並』，這是完全講心法，前念與後念不能並存，後念生前念滅。而且念頭的生滅，佛要是不給我們說，我們自己決定覺察不到；換句話說，我們能知的力量很粗，微細的境界不能夠覺察。佛在經裡面給我們講一彈指六十剎那，一彈指的六十分之一，一彈指的時間短，我們做試驗，彈得快的話，一秒鐘彈四次，這是講我們普通二十多萬個念頭生滅，我們怎麼能曉得？一秒鐘裡頭有二十多萬個妄念在那裡生滅。「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」，你要把生滅心斷掉，而後常住真心才顯露，不生不滅現前。所以說粗念還能體會得到，細念，阿羅漢、權教菩薩都體會不到。見思煩惱是最粗的相，我們容易體會到，現在要破生滅，就是此地講的止觀的方法，先破粗重的念頭，由粗而細，由淺而深，我們才能夠真正有成就。這個理先要明白，悟先要解悟，解後起修，才不至於把路子走錯。

【前則滅。滅引知。】

『前則滅』就是前面一個念頭滅了，前一個念頭滅了引起後面一個念頭，『引知』。

【後則知。知續滅。生滅相續。自是輪迴之道。】

前念滅了引起後念，後念生起來續前念，繼續前面那個念，這個念滅掉又引起後面一個念，這是一個循環的樣子，相續相。諸位在唯識裡面講八識，講三細相、六粗相，六粗相的第一個是智相，

就是此地講的『知』，第二個就是相續相。一有相續，麻煩大了，『生滅相續』，這就是輪迴的原理。六道輪迴是粗相，依靠什麼原理？依靠我們心的生滅相續的原理。幾時我們心不相續，不相續就是不生不滅，六道輪迴就沒有了。六道輪迴誰製造的？就是生滅心相續製造的，從極細微到輾轉為這樣一個粗相。如果我們拿物質來做比喻也能夠體會，現在你看科學家研究物質，研究到最小的，電子、原子之類的，再怎麼分析我還不知道。山河大地、一切萬物都是這些東西演變的，這是最基本的物質，都是它的集合，它的累積，才變這麼多形相。山河大地、一切眾生從哪來的？就是這個東西變出來的。六道輪迴從哪來的？生滅心、相續相變出來的。佛法裡面講到這個，在科學之上。

佛法裡面講塵，塵就是極小的一個物質、一個代表，你看佛在經裡面給我們講塵的分析，就是物質的分析，分析到最後是什麼？從那個粗的，我們肉眼好眼睛能夠看得到的，牛毛塵，牛毛毛端上落的這一點塵土，這個比較大；牛毛塵要把它分成七分之一，就變成羊毛塵，羊毛細，七分之一的小塵在羊毛的尖端上，它可以站得住，可以擺得很好；羊毛塵再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塵，兔毛就更細；兔毛塵再分七分之一叫水塵，就是在水裡面沒有障礙，可以自由的活動；水塵再分七分之一叫金塵，一切金屬它可以自由通過，更小，像現在科學家所發現的原子、電子之類的；金塵還可以分，再分七分之一叫微塵；微塵再可以分，分七分之一叫色聚極微；色聚極微再分七分之一叫極微之微，那叫鄰虛塵，跟虛空做鄰居，不能再分了。現在科學家所分析的，究竟分到我們佛法的哪個單位我不曉得。你看佛的眼睛五眼圓明，把物質的色相看得這麼清楚，一切山河大地不過是塵集聚而已，除此以外，沒有別的。

所說的四大是什麼？四大是塵性，再小再小的一粒極微之微的

微塵，它有四種性質，就是它有個體積，體積我們就稱之為地大，它有體積；它有溫度，溫度就是火大；它有濕度，濕度是水大；它是動的，它不是靜止的，動就是風大，四大是這麼講的。四大集聚變成粗顯的色相。佛給我們講，阿羅漢的天眼只能夠看到微塵，色聚極微他就看不到，羅漢眼睛看不到。這是講物質也是從小集出來的，山是土石集的，土石把它移掉，山就沒有了。你看色法跟心法是一樣的道理。所以輪迴從哪裡來的？就是我們生滅相續心變現的。小註諸位自己去看，不說了。再翻過來：

【今言知者。不須知知。但知而已。】

這話說得很有味道。現在講『知』就是真智慧，不必知道你自己有知，知就好了。你要知道你有知，麻煩來了，就是什麼？又在裡面念能所。你看話多簡單，兩句話，境界是多麼微細，絕無能所。「前已簡非」，前面說的是過失，這一句講的是絕對正確的。「而言知者」，這個知是什麼？所謂是「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」，離開能所，離開相對，這才叫真知，才叫無分別智，是我們一切眾生本具的智慧。這個智慧現前，你要是了了分明，住在什麼地位？圓初住的地位，圓教初住菩薩；淨土法門裡面，你已經證得理一心不亂，是這個境界。這個境界底下有幾句話說明：

【則前不接滅。後不引起。前後斷續。中間自孤。】

這就是靈光獨耀，念頭沒有了，前念不接滅，前面的念頭滅了，後面的念頭不起來，真正斷了，相續相斷了。諸位想想，你把這個功夫做到，六粗斷掉了，三細六粗斷掉了，六粗斷掉就入三細。三細是什麼？三細是阿賴耶識。換句話說，第六、第七識已經轉成智，往後的功夫就是轉阿賴耶為大圓鏡智。怎麼轉法？就是妙觀察與平等性的功夫要加深。你現在是才初得到，粗轉六、七二識為兩種智，為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，你是粗轉，這時候是屬於圓初住的

地位。以後這兩種智力量再加強，才能夠把阿賴耶識裡面無始以來的業習種子漸漸的把它轉變過來，轉大圓鏡智，分分轉，不是一下就轉過來。好像月亮的光明一樣，十五的月亮是圓的，從初三、初四漸漸光明放大，到十五才圓滿。佛給我們講，把它分成四十一個階段，一分一分的轉，四十一品無明破盡，破無明完全是用般若智慧，也就是用平等性智跟妙觀察智。這兩種智慧力量愈強，破無明就破得愈多。四十一品破盡，圓教的佛果，如來位，證佛果了。這段所說的相是初破之相。『前後斷續』，這個相續相斷掉了。『中間自孤』，真心，真正的智慧現前。

【當體不顧。應時消滅。知體既已滅。豁然如託空。】

小註說得好，這是真知初入的一個現象，就是寂與照現前的時候。『當體不顧』，不顧，不能起心，不能起念，為什麼？一起念就錯了，一起念是又落在能所。「儻顧」，如果你要是顧的話，「還成能所」，那又回去了，又回轉了。不顧就好，不顧就是不理會，不理會好，不理會就是不動心，不生心、不起念，這是好。如倚太虛空一樣，你心量也拓開了，心如太虛、量周沙界，真心的體用都現前。一起心一動念，真心的體用統統沒有，全迷了。迷的時候心量小，不能容物，本來是心包太虛的，太虛空都包在心裡，都沒有妨礙，現在小小的一物、一事都把我們的心妨礙住了，心量太小。

【寂爾少時間。惟覺無所得。即覺無覺。無覺之覺。異乎木石。】

小註說，「豁然如空，復何所得。亦非一總無覺，亦非一總有覺」，有覺無覺都離開了，這時候實在講是言語沒法子形容的，不得已這樣說。「但即覺而無覺，乃無覺之覺也。」覺與不覺都離開。「故異乎木石」，木石是無覺，它裡頭沒有覺。底下就說明：

【此是初心處。】

就是你初初入道，在禪家裡面稱之為見道，見到真心了，見道了。見道不能有見的念頭，我見了，那壞了，有能見、有所見，又落在能所。唯有能所雙忘，二邊不立，中道不存，這才是見道位。這是『初心處』。

【冥然絕慮。乍同死人。】

剛剛入去的時候，這一關確實是這樣的，人好像是木頭人一樣，好像很呆、很痴，才入，剛剛接觸。好像月亮初一、初二，剛剛放那麼一點點光，你說沒有光，它有光；你說有光，那個光照不到東西，伸手還是漆黑，不起作用，光不大。這是剛剛接觸的樣子。所以在這種情形好像他還不如凡夫，凡夫好像還靈光得很，頭腦還活得很，他好像個木頭人一樣。凡夫那個靈活是妄念，他把妄念捨掉，真知剛剛現前，現的不多，不能起作用，所以變成跟木頭人一樣，『乍同死人』。這時候是：

【能所頓忘。纖緣盡淨。】

一絲毫的攀緣心都沒有，乾乾淨淨，入這個境界。諸位讀小註，小註很有味道，「人以慮為人」，人，說老實話，就是因為有妄念才叫人，你要是沒有妄念就不叫人了。入到這個境界，這不是人，這就叫菩薩，十法界裡的名字換了，不是人。為什麼？沒有妄念。「絕慮則同死人」，念頭息了，死人沒有念頭，確確實實就像死人那麼呆、那麼木。「此乃塵勞暫息，乍爾如斯」，這個時間是短暫的，不會很長，入這個境界，你也不要害怕，不是永遠如此的。永遠是這樣，怎麼樣？「則入涅槃，豈不快哉」，二乘人就是永遠這個樣子。大乘菩薩不是的，大乘菩薩他不住涅槃，他要把他真性裡面的光明要叫它起作用，起作用變成什麼？成所作智，就是這個用處。要是不起作用，那就入涅槃，入涅槃就沒有成所作，成是成

就，所作的就是佛事，度化眾生的佛事。他要利眾生，他有成所作。

底下是幽溪大師的話，「私謂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」，這是經裡面的兩句話，也就是說這個境界。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」，這種功夫，諸位想想，哪一個能幫得上你忙？沒有辦法。假如諸佛菩薩能幫得上我們忙，諸佛菩薩大慈大悲都叫我們開悟，都叫我們成佛，這個事情沒有辦法代替的。禪家有個比喻說，好比父子上山，各自努力，哪個也不能代替哪個；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也不能代替，要各自努力。佛菩薩對我們有恩德，恩德在哪裡？就是他把他覺悟的過程、他修行證果那些經驗提供給我們做參考。他的理論依據、他的修學過程告訴我們，我們也依這個理論依據、也依照這個方法去修學，這是他對我們的恩德，這是他對我們的保佑，要懂這個意思。佛的心力、願力無量無邊，我們依據這個理論、依照這個方法去做，我們的心、我們的願、我們的行與佛的心願行相應，相應就是加持的意思。不依照他這個理論、不依照這個方法就不相應，你怎麼樣懇求佛菩薩加持你也加不上，為什麼？當中有障礙，障礙就是理不相應、行不相應，這是障礙，並非佛菩薩不慈悲，而是你自己障礙了自己。

「不由他悟，一念回光，便同本得」，只要你回頭。回頭是什麼？再不要去攀緣，就是把緣慮心收回來，一切境界裡面不生緣慮，這就叫回頭，回頭是岸。岸是什麼？岸就是靈光獨耀、迴脫根塵之岸，見到性了，岸就是真如本性，岸就是清淨心，岸就是常住真心、一真法界。「惟圓修頓悟，一超直入，則能所頓忘，纖塵盡淨」，這就是特別提示我們圓修頓悟，直截了當，當中沒有委曲婉轉之相。真正依這個理、照這個方法去修，給諸位說，我們成佛、明心見性，講念佛念到理一心，生到實報莊嚴土，是一生的事情，不

必三大阿僧祇劫。為什麼別人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我們怎麼數十年就能夠完成？大經裡面有說明，你看這個意思，告訴你時間是假的，「念劫圓融」，念劫不二。你要是迷，一念化為無量劫；一悟，無量劫變成一念，不是一定要那麼長的時間，就是你迷悟。你要是執著，恐怕不行，人家修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我笨頭笨腦，恐怕修十個阿僧祇劫還不行，那好了，你就真的十個阿僧祇劫，你慢慢去幹。你要是覺得他可以頓超，我為什麼不能？無量阿僧祇劫就縮為一念了。

由此可知，教理不可不明，教理不明，等於說你行路沒有資糧、沒有依靠。沒有依靠、沒有資糧，就是平常所謂盲修瞎練，吃多少冤枉苦頭，找不到目標，哪裡還會有結果！這是理一定要明，方法一定要懂。除這個之外，菩提道上有許多魔障也要認識，不認識，魔障現前你不曉得，會上他當、會吃虧的。這就好比走路，路當中有許許多多岔路，走到那裡不認識，方向稍稍失一點，走到岔路上去了。這叫入魔，著魔了，著魔就是走了岔路，走入歧途。所以岔路也要辨別，一路上都有。這就是說，修行人離不開經典，道理就在此地，到等覺菩薩也離不開經典。禪家雖然講不立文字，諸位要曉得，禪家不立文字是初學，完全叫你把緣慮心擺脫掉，悟了以後再看經、再研究教。悟了以後再研教看經，人家跟我們不一樣，剛才就說過，人家是不執著、不分別，也不在裡面起心動念，經的意思自然明瞭，他心清淨。佛的言語文字是清淨心當中顯露出來的，你的心清淨，這個文字就是你自己的文字，自己的文字自己還不懂？自己的語言，自己還不會說？惠能大師，大家曉得，不認識字，人家心清淨，一切教典你在那邊念，他就給你講解，你不懂，他就跟你講，講的一點不錯。為什麼？清淨心裡面自然現前，不從外得，外面得來的是假的。所以善知識講經，怎麼個講法也得要稱性



講，絕不是依文釋義，依文釋義就三世佛冤。他不是講文，他也不是講字，藉著這個題目，要把心性裡面的東西露出來，與你自己的心性感應道交，心心相印，啟發你的悟門，破除你的迷惑，這個叫說聽的功德無量無邊。

因此，《華嚴經》裡面才說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」，絕不是世間聰明智慧把經典研究研究、註解多看看、字典多翻翻就行，不行。什麼人講？行解相應的人講，他才能講得出來；行解不相應，他怎麼能講得出來？行是什麼？行就是清淨心，就是放下萬緣；解就是看破，知道一切法皆空。看得破、放得下才可以給我們解經，看不破、放不下，他一身都是障礙，根本就不通，他怎麼能幫我們？怎麼能給我們做增上緣？由此可知，找一個這樣的人，難！最高明的是有修有證，第一等的善知識。第二等的善知識，行解相應，沒有證，是往這個路上走，還沒有達到目的地，他走的方向沒錯，他也能夠領導我們，也能帶我們，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。這是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謂說法的一個標準。《金剛經》說法的標準也不例外，要到什麼資格？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，豈不也是有修有證、行解相應？一切法裡面還生心、還動念、還著相，心還動搖，不夠資格講經，為人演說的資格還不夠。你看大經裡面，佛對於善知識的標準早就定在那個地方。再看底下一句：

【闍爾虛寂。似覺無知。無知之性。異乎木石。】

這幾句是說明冥然絕慮、能所頓忘，這時候是無知。可是不是真正的無知，真正無知就是木石，真正無知就是死人，不是，不是死人，他也不是木石，他有個靈性存在，真知剛剛現前，沒有放光而已。正如同水銀燈一樣，我們看馬路上水銀燈，剛剛一開，你看那個光就一點點，不亮，好像似有似無，要等個十分鐘、二十分鐘之後才大放光明，比一般的燈光都亮。這個情形也是如此，在最初

那一剎那放不出光明出來，是一個暗相。那個暗相它有真智慧、光明的種子在，就要生起了。後面這兩句話總結前面這一段。

【此是初心處。領會難為。】

祖師也不得不說出這句話，真正是難以體會，這個境界確實是難會。由此可知，學人他為什麼不能離開老師？跟老師的時間是愈長久愈好，縱然你認識路了，自己也可以走了，不如跟著老師一道走，老師在前面走，你在後面跟。跟得愈久，經驗豐富，離開老師是輕而易舉，絕不茫然，絕不迷惑，絕沒有疑慮。這就是跟老師久好，愈久愈好。你看看古德跟一個老師，二十年、三十年是平常事，所以人家有大成就。現在跟老師，一年半載就厭倦了，諸位想想，怎麼能成就？當然不能成就，時間太短，沒有力量。不要說圓修圓證，我給諸位同修們說明，就是拿講台上這點小小的技術，學講經，我在台中要跟李老師十年，為什麼不跟他一年、二年就行？不行。我在沒有出家之前跟他一年三個月，他的理論、他的方法我都懂，可是叫我上講台，我不會用，不能像他那麼活活潑潑，那麼靈活運用。這怎麼辦？再回去，再回去跟他，學什麼？學用。你看看，沒有十年都不行，我求學比你們吃的苦頭多。

再舉一個例子給諸位說，譬如領兵作戰，訓練一個將領出來，哪個將領打仗用兵是根據《孫子兵法》十三篇？《孫子兵法》十三篇哪個書店都有得賣，你把它買一本回來念，把它念到會背，背得滾瓜爛熟，叫你統領十萬大軍，看看你能不能打仗？你一點辦法都沒有。你要是把《孫子兵法》念得滾瓜爛熟，跟一個大將軍，你跟他十年，你就變成大將軍了，為什麼？怎樣運用你都會。這就是一定要跟老師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我把這個講經的裡論方法都告訴你，一年半載你就學會了，你上台就不如我運用靈活。你要是想運用靈活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，這個東西是沒辦法言傳的，是要你長時期

的觀摩。老師不是不慈悲，不是不教，沒有辦法教，因為這是活的。理論與方法是死的，那邊教科書可以教給你；應用沒辦法教，應用只有你跟著他，長時期的跟著他，在這裡面去歷鍊。時間久了，自然而然你就通了，自然而然你就會，就是這麼個道理。所以純從理上來講、從教化上來講，確實是很難會通的。『領會難為』，領是講領悟，會是講會通，確實是難。我們就講到此地。